

季节感,对于它,就是它的生命感

雁

那天外出,偶尔抬头,忽见天上有一雁阵,排成人字,正在飞过。我禁不住叫出声来,路人也都驻足仰面。好久没有看见过了,在这喧嚣的城市上空,真的有几十年了,没有见过雁飞过。

我又想起小的时候,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小学时的课文:“秋天来了,天气凉了。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。一群大雁往南飞,一会儿排成个人字,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。啊!秋天来了。”

那个时候,每个秋天,头上都有无数的大雁,一只一只扇着翅膀,剪影一般,飘过天空,消失在那东南的云中。

它们究竟是凭什么知道南飞的时间的呢?找到迁徙的路线的呢?

感谢这部电影,给了女作家们硬气与勇气

让他们说

□周洁茹[香港]

也是一个一直有点困扰我的问题——有的女的觉得我写了她,要跟我绝交。

我分辨说我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虚构,千锤百炼的,真人都太单薄,撑不起一场剧场式冲突。

没用。居然有人来问我说小说中不见了的钱包最后找到了吗?非常关心,又非常讨厌。也有人说要报警,因为作家离家出走了,后来又因为作家并没有真的出走而产生了强烈的受骗感。于是说作家都是神经病。作家没朋友。

这个时候《让他们说》这个电影就很对地出现了一

女作家要去领一个奖,这个奖很重要,女主自己也是这么说的,很重要,因为不是每年都有获奖者的,而且这次的评委也都是作家。这一句我很懂,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讲,评委自己会不会写确实重要,很重要。

这个女作家就带着一个侄子和两个朋友去领奖了,搭船。整部电影就是在船上,很多对话,不是女作家可能真的有点看不下去,如果是男作家肯定看不下去。然后女作家就死了。完了。

女作家拿个奖为什么要带朋友?这个问题我就问了,如果是我,我带朋友就是开心,我拿朋友当朋友,别的真没多想。至于朋友为什么愿意跟着女作家一起搭船?从我的角度,一位极其做作但由于做作得高级,只能不喜欢,也不十分厌恶;另一位就很直接了,直接要钱,直接要道歉。因为这位

邻居家来借米,奶奶也不懂得拒绝,借出去的米有不少就是肉包子打狗,奶奶从来不主动去要回来

了不起的奶奶

□王元

“今天是你生日。”早餐的时候奶奶对我说,并塞给我两只外壳涂红了鸡蛋,居然还有一碗长寿面。其实我自己倒没有记得生日,往年生日奶奶固定都只给我一只鸡蛋。这让我们觉得有些意外,更让我疑惑的是奶奶如何记得我们五兄弟姐妹的生日?

爷爷、我父母、叔叔都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,奶奶一个人操持家务,负责我们一大家子的家务,这真不是容易的事。对此,我从小就敬重奶奶,觉得她了不起。

我对奶奶也有很多不满。我们家并不富裕,一天三餐都只能喝粥,奶奶却经常偷偷拿些粮食接济大姑妈。邻居来家借米,奶奶也不懂得拒绝,借出去的米有不少就是肉包子打狗,奶奶从来不主动去要回来。还有就是奶奶有时对着我说我母亲的一些坏话,诸如不知道节约,不多干点家务活,等等。我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,知道母亲听到奶奶这些话一定不高兴,为息事宁人,不让更多大人闹矛盾,我从来都是把奶奶这些话当作耳边风,不搬弄是非。当然,奶奶有时也会说母亲一些好话,比如夸母亲孝顺。

让我感到不理解的是奶奶的吝啬和算计。那时的生活真是苦,整天咸菜配粥,好不容易遇到父亲买回来一小筐海鱼,奶奶就把煎好的海鱼每人平分,还限制我们喝粥的量,说是不平分

难道远方有个声音,有种人听不到的声音,就像一道隐形的光线,清晰地展现在它们面前?于是,它们就沿着它飞向光明和温暖。

于是,我又觉得万物都有自己拥有的秘密,花草虫鱼,飞禽走兽,莫不如是。若是它们失去了秘密,它们就不是自己了。

我还想象自己若是也能生出高飞的双翼,也能听到远方的呼唤(不是耳朵听见的而是汗毛感受的),也能看到飞行的路线(不是眼睛看见的而是脑海浮现的),也会立即应声而去。

蝉

当夏蝉在歌唱的时候,它还记得它在地下所过的黑暗生活吗?

那可真是彻底的黑暗,整整四年完全的黑暗。

四年在地下,吮吸着根须,保持着生命,阴冷,潮湿,孤单,寂寞,沮丧,忧郁。

终于,现身了,成了一只蛹,顶开了地皮,沿着树干往上爬。

光亮是甜的,光亮是美的,光亮是明媚温暖的。

背部纵向裂开了,像被无形的刀片划过,努力挣出来,成了一只蝉,依旧苍白,笨拙,软弱——翅膀,腹背,从头部到脚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一小时,两小时,三小时,直到阳光充满经络,直到由白变黄变绿,直到最后变成灰褐,突然,啾的一声尖叫,一飞冲天,不见了。

随即,树荫响起歌唱,嘹亮而又激越的歌唱,整整四个星期的歌唱,短短四个星期的歌唱,飞翔,饮露,吸汁,歌唱,饱含着对生命的热情,面对——天地,阳光,自身。



水之韵（摄影）
□施用和

我们重暗示,爱旁敲侧击,还怪人家悟性不足

G住在美国中部,独子在美国出生,长大,受教育,拿到硕士学位以后,在一所大学任教。二十多岁时和在同校的图书馆当馆员的白人女子谈恋爱,不久结婚,六年内生下三个混血儿女。G和儿子、媳妇的关系良好。一切都因正常而平常,无戏剧性事件。

但一桩小事,令G既惊愕又沮丧。他第一次去拜访亲家。那一年他年近七十,亲家夫妇也六十多了,男的在小镇当了大半辈子邮递员,直到退休。G进了门,亲家夫妇喜气洋洋地在客厅迎接他。彼此热情地握手,说“很高兴看到你”、“今天天气很好”。然后,G欲落座,一看,客厅里一共两张椅子,已被主人占下。他站在中央,满以为主人会去别的房间拿椅子。等待之际,四处走动,说说闲话,赞美挂在墙壁上的鹿角。主人坐在扶手椅上,呵呵笑着,自豪地讲述年轻时的一次猎机,怎样发现踪迹,怎样勾扳机,猎狗怎样冲出去。G循例说了不起。心里纳闷,椅子怎么还没送来?再想,亲家家里就老两口,都坐着,哪里有人去搬椅子?

G憋的气一点点膨胀,故意贴起一只脚,捏捏小腿,意思是累了。男亲家没看到,把话题转到外孙上,描述上一次女儿一家来这里小住,小家伙如何调皮。G忍无可忍,“我要坐下”这一句冲后面吃的人就吃不到鱼,不限量喝粥连鸡鸭都没有吃的了。我当时就想,连人都吃不饱还管什么鸡鸭。

不满归不满,其实我并没有少吃。我自己那份海鱼吃完了,大人往往都会分给我一些。粥也没有少吃,肚子已吃得滚圆,奶奶装作没看见。

有一次不知是什么缘故,我已记不清楚了,总之就是我提前放学回家,当时肚子饿得咕咕响,回到家里就四处翻找吃的,结果在一个小铁锅里居然有一个碗干饭和两个煎鸡蛋,有一个鸡蛋已经吃了有一半,那碗饭也吃了一小部分,当时奶奶也不在家,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,奶奶回来了,她说让我把这饭和鸡蛋吃了。也许当时实在是肚子太饿,我没有多想端起来就吃,等吃完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,这饭和鸡蛋是奶奶自己想吃的,奶奶在家干活饿了自己吃点,却被我吃了,心里觉得挺对不起奶奶。

奶奶没有文化却很守传统习俗。除夕要我们守岁,初一早上要吃斋,千叮万嘱咐我们年初一起床来说新年好、恭喜恭喜之类的话,还一定会给我们每人一个大柑橘。橘同吉,寓意吉祥如意。她还会给我们每人压岁钱,虽然不多但在我们成年之前从没有断过。

如今奶奶已离开我很多年了,奶奶的样子已经变得模糊。但愿她在那边不再辛苦!几个朋友凑在一块儿,却也常常喝在得热火朝天。那时候年轻气盛,喝酒不知深浅,端起酒杯一个不服一个,暗中都较着劲,结果必定会撂倒几个,但过后不约而同都会埋怨这酒如何如何不好,于是便把某个品牌的酒戏称为“撂倒大曲”。在这样的“小酒馆”里吃饭,菜的分量足够大,该谁买单了绝不吝啬,也不会浪费,菜凉了还可以让师傅再热一热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,在一个天上飘着雪花的周末夜晚,老同学拎着一瓶刘伶醉来看我,我一看顿时喜出望外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”那晚我们在一个小酒馆里把酒叙旧,酒精和火炉一起烘烤着我们执着的友情。“酒逢知己饮,诗向会人吟”,酒不要太好,菜不要太多,也不需刻意劝酒,只要聊得投机,酒便喝得畅快。“张华造酒刘伶醉”的历史佳话便是我们对酌最好的菜肴。

两个气味相投的人,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是很美的事。鲁迅和

当夏蝉在歌唱的时候,它还记得它在地下所过的黑暗生活吗?

记得,它是幸福的,记不得也是幸福的,虽然这幸福,只有四星期。

蝶

那么一个轻盈的物体,飘飘然地一掠而过,从你有限的视野一角。

“啊,是蝴蝶!”

不是一只,是几只,泛着淡淡的蓝颜色,翅边是一圈雪样的白色,在那杜鹃花上飞着。杜鹃花下是什么呢?是泥土,是那众所周知的泥土,是那众所不知的泥土,来自泥土的都归于泥土。

它到底能活多久呢?看着它们在那花间忽上忽下地描画轨迹——春日羽化,夏天,秋天,它竟能活到冬天?

或许只有这么几只,或许只有

这么一种,能够活到冬天吧。

即使如此,它的生命,比起许多动物来,比起许多昆虫来,也是非常短暂的。

它那比纸还薄的翅膀,那么弱小柔软的躯体,那么纤细如丝的触角,仿佛只须轻轻一碰,就会碰坏,瞬间死去。

若是遇到风呀雨呀,立即就会打落在地,更别说是遇到雪了以及什么冰雹了。

选择季节,然后羽化,于它真的非常紧要。

季节感,对于它,就是它的生命感。“也有蝴蝶能越冬的。”“就像冬天也有花开。”或许它根本不是蝴蝶,只是一种蛾子罢了?但我仍坚信它就是蝴蝶,是几只特别热爱生活不顾季节羽化的蝴蝶。

不得要领

□刘荒田[美国]

到唇间,被他硬生生地咽回去。G告诫自己:好歹当过大学教授,怎么能在“歪果仁”面前失态?G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,确实累了,露出不耐烦的神气。看亲家夫妇到底没省悟,G只好以身体不大舒服,提前告辞。

如此慢待客人,连社交常识也没有,为什么?G想了许久都解不透。亲家天生愚鲁吗?不见得,人家夫妇教出来的女儿,多有出息!不但升了职,当上图书馆副馆长,三个孩子从出生起就没请过保姆,她一手包办,家内外大事小事井井有条。亲家故意让他难看吗?毫无理由。人家两口子是基督教徒,在儿子和媳妇口中,他们虽不是十全十美,但品行无瑕疵,两代人相安无事。

事过六七年,G还是耿耿于怀。无论媳妇还是她的双亲,逢年节发出聚会的邀请,他一概编造理由推掉。今天和我在电话闲谈,和他我探讨个中根由。

我以为,排除痴痴呆症或其他精神病这一条,缺乏同理心恐怕是导因。为什么没有起码的敏感,洞察客人“无椅子可坐”的尴尬?要么从小被骄纵,形成顽固的自我中心。要么是职业和社交的局限,从成长期到就业,都没有接受必要的社交训练,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,如何做一个人受欢迎的人,全无概念,更不曾有过切

原以为可以天长地久地喝下去,但弹指一挥间,彼此还没有来得及说声“再见”,大家已各奔东西

尚能酒否?

□杨方

郁达夫在文学上有共同语言,在酒桌上就更能聊到一块。一来二去,这二人自然而然成了最好的酒友。汪曾祺在《昆明的雨》中写道,“和朱德熙在莲花池散步,雨下起来了,我们赶到一个小酒馆避雨,要了两杯市酒一碟猪头肉,坐了很久。”

细细想来,这些可以和朋友说说话的小酒馆,是心灵的港湾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“小酒馆”,到小酒馆喝酒,是每个人的心灵慰藉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,原来的那些小酒馆都已不见了,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样子的小酒馆了,更要紧的是,也找不到那个可以随意对酌的人了。想起以前和同事、朋友一起喝酒的日子,真有些怀念。原以为可以天长地久地喝下去,但弹指一挥间,彼此还没有来得及说声“再见”,大家已各奔东西。

如今,人过中年,朋友们身体可好?尚能酒否?是不是也会想起一起喝过酒的那些小酒馆?

艺术的积累不是以年月日计的,天才的产生,概率很小,不是平均数的,是带着偶然性的,因而是以世纪计的

超越李杜的天才

□孙绍振

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。其实,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在山东密州当行政长官,那时他才四十岁。按今天的标准来说,应该是青年,居然敢称老夫。这也许是宋朝的风气,年纪稍大一点,称老就容易受人尊重。欧阳修才四十岁左右,就自称醉翁。

当然,那时人的寿命比较短,据学者研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,秦汉时20岁,东汉22岁,唐朝27岁,宋朝平均寿命才30岁,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,才也是39.2岁。如果不计儿童死亡率,则宋时平均年龄达五十多岁。苏东坡四十岁和号称万岁爷的平均年龄差不多,那当然是可以自称老夫。

苏东坡的才情,他的豪迈,他的潇洒,他的浪漫,可与李白相比,但是他有超越李白的强项,那就是学问。李白有天才,苏东坡也有天才,但是李白没有学问,苏东坡有。苏东坡做的那些策论,如论先秦六国之败,诸葛亮为政之失等雄文,皆是俯视千载,驱遣经史,笔阵横扫,情思奔泻,针砭时弊,规制国运,富铁肩道义之雄风,有倒流三峡之词采。这是李杜望尘莫及的。

苏东坡早过朱熹差不多一百年,他还研究《易经》,著有《易传》九卷。易经那多难懂啊,简直是天书,李白肯定没有耐心做这样的学问。

最关键的是,苏东坡还是个政治家,大政治家,李白、杜甫连小政治家都不是。苏东坡有过政治实践,一度掌握过中央和地方的相当权力,对国家有担当,有政治主张,大义凛然。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,他的人格是很光彩的,坚持自己的观点,不顾安危。王安石变法,当然是对的,但是搞得太猛,吏治太腐败,好事变成了坏事。

在这种情况下,苏东坡就变成了反对派。虽然他和王安石互相欣赏,但是互相争辩,毫不容情。对于变法,他曾经多次上

是的,在白哈巴,我成为星空的一部分

金秋的白哈巴

□谢锐勤

来到白哈巴,正是黄昏时刻。只见阿尔泰山山脉两条小溪之间的狭长台地上,一座座由原木筑成的“人”字形尖顶小木棚屋,错落有致分布于S形道路两边。弯曲的穿村道路宛若梦境的延伸,木屋四周是堆叠成圆形、椭圆形、长方形等形状各异的草垛,青青的草垛蓬松地覆盖在木架上,像是一块块巨大的面包。木屋边,羊在吃草,马在晃悠,牛在“哞、哞”叫,它们是白哈巴当然的主人。

眼前的世界五彩缤纷。从上往下看,山顶未化的雪花貌似老者的白须,山坡上淡黄的落叶松、褐色的草甸宛如成熟中年的绽放,台地上金黄的杨树、山脚火红的桦树迸发青年的激情与热情。落日的余晖为村落披上一层金黄,将它们的生命照射得熠熠生辉;夕阳舞动光影,又将雪山和森林的层次烘托得立体而丰满。“万壑有声含晚籁,数峰无语立斜阳。”风吹过,松涛阵阵,炊烟袅袅,带着清凉的空气、草垛的清香与落叶的沙沙声掠过鼻尖、拂过耳边,清澈且爽朗。

夜晚,浩瀚星空中银河闪烁,不计其数的星星在调皮地眨眼睛,多久没见到如此明亮而又密集的星星了,仿佛来到莫斯科的郊外。心满意足地回到正烧着牛粪的炉边入睡,温暖、舒

书批评皇帝,小而至于宫中节日购灯与民争利,皇帝听从了,大而至于是变法,作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不过瘾,又来个《再上神宗皇帝书》,其中有这样的语言:“今日之政,小用则小败,大用则大败,若力行不已,则乱亡随之。”

这样的行文,虽然是在尽争谏之责,但是,意气用事,情绪化也跃然纸上。力行变法的神宗居然没有龙颜大怒,实在是够宽容,但是,内心的不快也是可以想象的。

皇帝虽然开明,欣赏他,可他老是触犯龙颜,日积月累,潜移默化,皇帝容忍度降低了。这一切,都为他后来遭到流放,聚结着危机。加上有小人从中捣鬼,抓住了他写的一些诗说是他毁谤圣上,皇帝顶不住,就治他的罪了,流放了,和李白差不多了。但是,他的政绩显赫,遭难时,许多老百姓为他焚香祈祷,他的人格魅力强大,被冤时,朋友冒着风险上书解救。

苏东坡实在是太有才了,文化成就太全面了。宋朝近三百年的诗史中,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。他的散文与一代文宗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他的书法,是“苏黄米蔡”宋四家之首。

要论对中国诗歌史作出历史贡献难度是太大了。艺术的积累不是以年月日计的,天才的产生,概率很小,不是平均数的,是带着偶然性的,因而是以世纪计的。从沈约搞平仄仄仄,几个世纪以后,近体诗才出现李杜。要在词这个领域里积累起与唐诗并驾齐驱的成就,产生堪与李杜比美的伟大词人,甚至超越李杜的天才,历史不能不耐心等待。

事实是,历史等待了两百年,只等来了一个李煜,也算是天才罢,但是只是小令,还没有长调,其艺术成就比李杜还差不止一个档次。历史还要继续等待,苏东坡出现了,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的万丈光焰可以争辉的时代才开始……

适、惬意,一夜无梦。

醒来,恰好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行走在落满黄叶和红叶的泥土路上,斑驳陆离的光影透过两边的白桦树和松树,将林阴道变成一条黄金般的时空隧道。“漠漠炊烟村远近,咚咚催鼓报西东。”道路尽头的缕缕炊烟升起,妈妈唤儿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奶牛在木篱笆边探头探脑,与三三两两游荡的羊儿同行,此时的我不也是一只懒散的羊吗?一路聆听小溪叮叮咚咚的歌声,一朵朵洁白的浪花在阳光中起舞,心儿也跟着飞翔了。牧人骑着马去赶羊了,农妇弯腰捡拾牛粪,小姑娘挎着篮子采蘑菇,村庄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。

偶遇正赶羊群转场的牧人,一大群毛茸茸、胖嘟嘟的小绵羊将道路挤得满满当当,在金黄的白桦林背景下,扬起的灰尘将眼前变成一个大肥美又朦胧的黄金国度。

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灵光一闪写道:古人的日常生活中,经常不用太刻意,便能看到浩瀚璀璨的星空,星空曾经是他们世界的世界的一部分,所以他们会经常想到那些高远、深刻、基本的东西。

是的,在白哈巴,我成为星空的一部分,星空不也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吗?



白哈巴秋景（摄影） 谢锐勤 摄